

西下峨眉峰（四首）

■李跃平

罗目的烟火

不言不语,慢慢走近罗目古镇
次第升起的烟火,像往常一样
谢了的传说,在叙述之外
透过时光的断层,拒绝
说出埋藏已久的密码

古镇的生活,从一缕炊烟开始
雕龙画凤的房梁背后,老祖母脸上的
颜色,暗过旧时的屋檐
在翻破的地方志中瘦成一个标点

无法否定的景物,衰老不可逆转
沿着光阴流逝的部分,各安天命的
和谐,让我理解词语的暴力

一步一步,走进含烟的往事
寻找他们曾经活过的样子
消瘦的岁月,足够你去想象

峨秀湖

云朵之外,怀抱芦花的峨秀湖
如一幅未干透的水墨
变得透明,越来越潮湿的空气中
芦花的味道,怀揣着爱情
像湖水一样翠绿

打开峨秀湖辽阔的胸襟
湖边的芦苇荡里,风在水面奔跑
一片片芦花,喧嚣夺主
风起云涌的白,被湖风吹成狂草

在低处向上歌唱,相依为命的芦花
相亲相爱,花香一样的湖水
盛开成峨眉山的封面

坐在湖边,测试峨秀湖的水温
属于我的一片片芦花,又白了一次

震旦第一山

山之领袖,器宇轩昂,名头响亮
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的美誉
震旦第一山,绝不是佛家人的诨语
云海,山峦,天空,那种惯有的霸气
秀美壮阔,巍峨辽远,澄澈清明

风把我带到这里,儒释道的小路
连通心灵,阳光四处开放
绿色的血液,在大自然的调色板上
不顾一切地抒情

看鸟雀飞成诗,无法解释的意境
珍藏着你的秀色,用暮鼓晨钟铺路
难以流尽的深情,如一枚书签
订在峨眉山的前额

这是谁朝圣的地方,我的诗
秀过快要绿透的峰峦

峨眉山,康熙御笔

横的贫瘦,竖的丰满
龙飞凤舞的峨眉山,在康熙笔下
很美学,也很诗意

将尘埃抹去,力透纸背的笔触
形神兼备,从大清朝直到今天
字里行间的光芒,打破戒律
独领风骚

一切正渐渐远去,朽的是帝王
不朽的是你,只不过习惯于站着的
峨眉山,让康熙结实的线条
抵御时光的逼近

从那些渗漏的时光中
寻些旧事,我看见康熙御笔
以一座山的形式存在着
准确深刻,精神抖擞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权威资讯

芥菜与蔓菁

■酸枣小孩

乡野间的蔬菜滋味多样,其中不乏味“冲”者。所谓“冲”,在王村词典里,是同时可以用来形容人和食物的。某人性格直,说话直,愣头愣脑的,说出去的话“不中听”,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杀伤力——王村人的说法叫“冲”:能冲入一个bolang(翘起的意思)。

食物的“冲”气虽然没这么厉害,但是其强度也能冲得人鼻子流涕眼睛流泪,比如吃芥末。芥末属于醒脑类的调味品,小时候逢年过节吃凉菜,母亲爱做的凉拌粉丝里,是必放芥末油的。放少点,吃上一口,可以醒神清脑,浑身通透。放多了,就有点承受不住。有一次朋友请客吃家宴,宴席上有一道清口小菜,叫木耳蘸芥末。主家手狠,蘸料里芥末膏放多了,食客莽莽撞撞执一只木耳蘸料之后伸进嘴里,一霎时冲得涕泗横流,满面通红,表情极度狼狈。一场宴席下来,此君对这盘菜敬而远之,再也不肯下箸。

芥末油芥末膏都来源于芥菜——芥菜籽的衍生品。

芥菜的族类里最著名的有涪陵榨菜(食其块根)和简称为雪菜的雪里蕻(食其枝叶)。雪菜肉丝面是我喜欢吃的一款经典面食。

我小时候没吃过芥菜,因为王村人不种芥菜。我在王村吃的最“冲”的菜是西番芥——学名叫荆芥的。王村人吃西番芥是当作锦上添花的调味剂,做凉拌豆角,做捞面,都可以一转身跑到院子里顺手掐一把嫩叶梢,清水洗一下,直接放进去做最后的点缀。西番芥一般都种在自家院子里,很少在村子外专门的菜地里种——太远了,“一转身”来不及。我觉得吃捞面时所放西番芥最好用刀切碎,这样它那又冲又鲜的味道才能释放得更充分。

我是长大后到了小城镇生活,才有机会吃到芥菜的。每年芥菜“下来”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家都会腌制一种鲜味咸菜,配料有芥菜的叶和块根和煮熟的黄豆。之所以说它是鲜味咸菜,是因为这种咸菜不需要腌制太久,几天后就可以吃了。

吃的时候,从咸菜瓮里掀一碟出来,放在饭桌上,先不急着吃,光看一看就让人流口水。翠色的叶子,玉色的芥片,黄灿灿的豆子,“色相”诱人。此时的黄豆和芥菜已经气味相投,吃起来不但冲,而且辣,口感奇佳。

如此美好的“小菜”,一定要配上一款绝味的“清粥”才合时宜。王村人会选红苕糊涂,小店人却不,他们有优选项——蔓菁糊涂。所谓“糊涂”,是豫北人对玉米粥的方言称呼。难得糊涂,也是豫北人对待生活的一种中庸哲学,凡事不喜欢较真,大差不差,哈哈哈,得过且过,便是得大自在。

蔓菁学名芜青,别名变萝卜、蔓青、恰玛古。变萝卜的意思就是变种萝卜,这个名字很容易理解。至于恰玛古,是新疆人给它起的名字。我喜欢“蔓青”,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我有一个江西的女朋友,她的小名果然就叫蔓青。江西也种蔓菁么?我没问过。

在新疆人的食谱里,恰玛古清炖羊肉是一绝。在小店人的食谱里,蔓菁熬糊涂是一绝。我吃蔓菁糊涂也是到小店镇生活之后。正如王村人不种芥菜,王村人也不种蔓菁。王村人只种西番芥和红薯,所以我的胃是从吃红苕糊涂长大的。

蔓菁的身上也有一股淡淡的“冲气”——有人说它是“gelief(读‘格列’,非正统的意思)”,是指它吃到嘴里的感觉。除此,它可以说是淡而无味的。它不甜不酸不苦不辣不涩不绵不滑,它的颜色也不好看,黄不黄红不红青不青白不白,几块大小不一的蔓菁疙瘩痕迹于玉米糊涂里,即可疑又暧昧。然而它却是小店奶奶的最爱,大约是和新疆那些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一脉相承的。

爱吃蔓菁的奶奶是古式的奶奶,她常年穿朴素的黑布衣裳,束绑腿,三寸金莲,瘦小枯干,稀疏的花白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抓髻。她一生简素崇尚清淡,对所有人都和颜悦色。她活到了九十二岁。



黑竹沟山水

记者 龚启文 摄

邻居家的鹧鸪

■远山

十三年前,我的楼下邻居养了一只鹧鸪,学人的说话简直是惟妙惟肖。甚至可以适时与人简单对话。它的主人时常招呼楼上楼下的人打牌,所以午饭一过,只要楼道上传来脚步声,鹧鸪就喊:“打牌啰,打牌啰!”

鹧鸪生性活泼,很逗人喜爱,它与人的对话经常张冠李戴,常惹出一些让人捧腹的笑话。

有一天,一个收荒匠推着自行车,自行车两边各带一只箩筐,走进院子便扯开喉咙大吼:“收破铜烂铁、废书废报呀!”院子里此刻正是上班时间,整幢大楼空寂无人应。收荒匠无奈地再吆喝一声,准备退出院子。

“你好!上来嘛。”这时突然楼上有人热情招呼他。

收荒匠忙不迭地问道:“哪一楼?”

“六楼,快来嘛。”收荒匠见有生意,喜出望外,三步并成两步一口气上了六楼,挨家敲门却半天无人回应。收荒匠扯起围腰擦着脸上的汗水,只得悻悻然下楼来。他不甘心被人戏耍,站在院

子地坝里望着楼上,挽起袖子大声吼道:“哪个人在散坛子(乱开玩笑)哟,骗人吗也不要骗我们这些下力人嘛。”

“你好,上六楼。”骗人的家伙又在楼上招呼他。收荒匠仰头正要发作,却见二楼凉台上挂着一只鸟笼,一只鹧鸪正在里面跳来跳去,边跳边喊:“你好。”

“是你啄,今天撞了斗笠吗咋个,还没开张又碰到你装怪。”收荒匠见是一只小鸟,想想能够跟它一般见识么,便无可奈何地推着自行车出院子。

鹧鸪除了爱搭“野”白外,它还常介入主人的日常生活。早上,鹧鸪见主人还没开寝室门,便高喊:“起床啰,起床啰!”

除了早上招呼主人,它还适时帮主人约人打牌。男主人吃过午饭,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刷牙缝,这时它比主人还着急,踩在鸟笼的木头杆上仰头向楼上尖叫:“楼上的,打牌了,三缺一。”

更搞笑的是它居然还要介入主人两口子之间的矛盾,有一次两口子为家庭琐事吵架,男主人

穿过落叶认识树

■施崇伟

第一次离家,恋恋不舍。回头望向屋前的黄葛树,望到了倚在木门上的母亲。她用手抹着眼睛,是风把沙子吹进了眼?还是她失信自己:“你尽管走,好好读书,我才不会哭呢。”我止住了脚步。但那条与路并行的小河一直在流,很缓慢地流。秋水,不像夏天那么急了。

母亲扭过头,我没有看到她的脸。我看到一张张黄叶从枝杈间脱离而出,浮在空中,打着旋儿,有的飞向母亲,有的飞到我的面前。

提着木箱的父亲唤了我一声:快走,别误了班车。我跟上父亲的脚步,黄葛树的落叶在我身后追,像是留恋,像是送别。

县城的车站到学校,有一条马路。拖拉机从我身边路过时,泥潭的污水溅在木箱上。我怕污泥浸进了木箱,箱子里装有母亲连夜做的布鞋、褂子,录取通知书里

夹着卖了猪仔换回的学费。校门旁,一湾池塘。我小心翼翼地擦洗木箱上的污泥。抬头时,我望到对岸有一棵枝叶浓密的大树。那葳蕤的模样,像极了我家门前的黄葛树。但它不是黄葛树。这是秋天,黄葛树正在枯黄。我从家里出发时,正黄叶纷飞。

我进中学后的同桌,海婴。他家就住在那棵老树下。他说,他家门前的大树就是黄葛树!我瞥了他一眼,在心里说:“城里人,不识树!”

新同学都是城里孩子。他们有漂亮的书包,有皮鞋穿,有个女孩还骑自行车来上学。我是班上唯一的乡下人。吃学校食堂,啃难以下咽的苞谷粬;上课不敢发言,下课了也怕和同学说话。形单影只在校园的角落,看他们奔跑,听他们欢笑。

只有海婴偶尔和我说话。他还邀请我星期天上他家吃饭,他

大声吼了夫人几句,它听见后在一旁火上浇油地喊道:“打嘛,打嘛!”气得女主人七窍生烟,她冲到凉台上吼了它几句。鹧鸪懵了,它不懂平时温柔的女主人为何一下子变成“河东吼”,于是偏头盯着女主人噤了声。

鹧鸪除了爱说话,还特别爱干净。

它每天要在主人盛满清水的脚盆里惬意地洗一次澡。它洗澡非常讲究,先是站在脚盆边上,然后俯下头看着水面自己的影子,不停地将脖子扭来扭去,臭美片刻才用头伸进水里,将水洒遍全身,继而用尖嘴有条不紊地梳理全身每一根羽毛。

但鹧鸪这种惬意的生活,却在2008年“5·12”大地震那天戛然而止。

那天下午汶川突发大地震,震波沿着大地传来,只听得家里的家具抖得“咯、咯”作响,瞬息之间“轰隆隆”的声音里,凳子、柜子纷纷倒塌。主人夫妇慌乱之间打开门飞快地跑下楼,一时间逃命要紧,哪里还顾得了鹧鸪? 鹧鸪



妈做红烧肥肠,要给我打牙祭。我还从没去城里人的家,有些怯。怯的是我这身土里土气的布衣、布鞋,会被不屑。

海婴待我,像我对油水的渴望一样,很真实。我答应去他家。桌上一大盆油亮的肥肠,冒着腾腾热气。围坐的,除我和海婴,还有不停给我夹菜的叔叔、阿姨。海婴爸是个诗人,书桌上堆满了《星星》《诗刊》。海婴妈是城郊的农民,墙角整齐放着锄头、箩筐、扁担。家里的桌椅家俱也很陈旧,看来,他们家的日子比我家好不到哪里。吃完饭,海婴妈扛着锄头出工了。望着她的背影,打着补丁的布衣干干净净,双腿快捷迈动,两条黑辫一晃一晃,极像我母亲。

我和海婴来到树下。他在背英语,我望着树发神。望着那枝、那杆、那叶,那叶脉的纹理,我像在家乡的春天。小河开始涨水时,

声 明

近期,我司发现有人以“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名义,在犍为、龙溪口、老木孔、东风岩航电枢纽、航道整治工程区域内非法开采砂石料并外运砂石料进行销售,上述行径严重损害了我司以及岷江港航电枢纽工程的形象,影响航电工程建设的正常开展。鉴于此,我司特严正声明如下:

- 1、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砂石料场是按照法律法规经相关部门批准合法使用的。
 - 2、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的砂石料由施工单位自行开采,所开采及生产砂石只用于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工程,不对外销售。任何非本项目相关的开采或销售,我司将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 3、若发现此类行为,请向我公司办公室或相关主管部门举报。
- 举报电话:0833—4152709
特此声明!

四川岷江港航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14日

广告